

82
13252
集體創作革新第一號

誰先看見太陽

詩歌特輯

華英書店發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革命體創作
第一號

「誰先看見太陽」目錄

民國卅一年九月初版

歸航.....	盧靜
方向.....	馮振乾
黃昏.....	穆旦
洗衣婦.....	穆旦
報販.....	穆旦
尤加利樹.....	李賓田
夏鐸.....	羅根
深閨夢裏人.....	王亞平
在國境外索還血債.....	雷石榆
弔屈原.....	杜運燮
無題.....	杜運燮
薄暮.....	艾玲
寄到家園.....	孫藝秋
悼許地山先生.....	林蒲
誰先看見太陽.....	蒂克
有贈三章.....	呂亮耕
風沙裏的門北莽原.....	寒風
獻給一隻燕子.....	中英
故草園.....	趙令儀
擬仙湖畔鼓歌.....	林寬
春的宣告.....	牧丁
源.....	盧雲
題未定章.....	虹橋
我歌唱嶺南.....	天縱
暮春.....	路明
金色的虛偽.....	汪洵
我們乘著火車衝奔！衝奔！.....	James Thomson 作 方葉之 譯
革命.....	A. E. Housman 作 錢歌川 譯
希望.....	南斯拉夫 O. 瑪斯科作 魏荒弩 譯
阿琳王的女兒.....	J. Campbell 原作 蒂克 譯
火被點起來了.....	岸本勝 作 雷石之 譯
奧登詩一章.....	下琳 譯
為本刊革新告作者・讀者.....	馬揚 生



3 1760 9749 5

歸 航

盧 靜

116
1226
156

逃出哀思馬勒斯人的手掌。(註一)

又走上九日夜風暴的海涯；(註二)

前面該是個海島了。

過港吧，

讓槳聲劃破黑夜的沉寂。

『喂，伙伴們！上岸去問問…』

「此地是否伊薩伽？」(註三)

X X X

二十年，海外的飄泊。(註四)

灰了髮，又灰了心；

年老的尤烈雪思。

聽着越深的風濤。

想起了故鄉的景物…

那潘娜洛波的微笑。(註五)

那孩提的紅紅雙鬚(註六)

可不要學那貪吃鮮藕者。

把孤獨永遠遺留在異鄉。(註七)

X X X

駛進港了嗎？

『喂，伙伴們！上岸去問問…』

「此地是否伊薩伽？」

為何南岸如此的荒涼？

那邊又隱約着燈火；

某天色尙是昏暗着嗎？

讓我們祈求一個天明！

錄一九三八年誠德里舊作

(註一) 哀思馬勒斯(Ismarus)是雪夸尼(Qiconi)的一個城市。

渝 1524

(註二) 尤烈雪思 (ulysses) 從描羅 (Troy) 班師回國，曾被冥思馬勒斯攻擊，次又遭遇九日夜的風浪。

(註三) 伊薩伽 (Ithaca) 爲尤烈雪思的故鄉。

(註四) 尤烈雪思出征描羅十年，海上飄泊又十年。

(註五) 潘娜洛波 (Penelope) 爲尤烈雪思之妻。

(註六) 推爾馬喀斯 (Telemachus) 爲尤烈雪思之子。

(註七) 尤烈雪思的一幫伙伴，曾在一個隱匿的小島上貪食了該島主人所供給的鮮藕而使他們忘了鄉園而願長留異鄉。

方 向

馮振乾

以沈默自己和已談話，
久已有這樣一個習慣，
像午夜裏天空的小星，
無圓的自已貶自己的眼。

對不平的路有較大的耐性，
像對苦痛有最大的戰戰兢兢；
因此心裏的火苗越燒越高，
常似有拳頭叩我的胸膛。

都是爲了有一個方向，
在它的盡頭，看見而又
不能看見的有一盞亮。

但錢的味覺却越來越靈，
有一天，我將難耐的吐出淫沫，
腥羶的要黑夜滾出黎明。

黃 昏 穆 旦

從西到東，我們一切影子就要告別了。
一天的浸蝕也停止了，像驚駭的鳥
歡笑從瓶口倒出來：從化學原料，
從電報線的緊張和它併湊的意義，
從我們辯證的唯物的世界裏，
歡笑疲倦地蹣跚在城市的路上
沿着時流吸飲。○窒息它的主人，
來到神奇裏歇一會吧永行的水手，：
可以凝止了。我們的四週已是牆壁，
聳立的樹和高山、淡藍的空氣和炊煙，
是炙烤，從面面向你逼近，隱隱，逼近，
裏面，生命另有它的意義等你探圓。
你沒有拾到嗎看那黑燒着的霞？
吐出赤金邊的火舌來漸漸暗淡，
○讓歡笑飛進這場火災裏鍛鍊，
當太陽，月亮，星星，伏在燃燒的窗外，
在無邊的夜空等我們一塊兒旋轉。

一九四一，十二月。

洗 衣 婦 穆 旦

一天又一天，你坐在這裏，
重覆着，你的工作終於
趕然，因為人們已
是髒污的，分泌的奴隸！
現在日光下的鮮明的衣裳，
你的慰藉和男孩女孩的
好的印象，多麼快就要
暗中回到你的手裏求援。

於是世界永遠的鮮豔，
而你的報酬是無盡的日子
在痛苦的洗刷裏
在永不再悔裏永遠的循環。
你不比你的主顧更好一點。

一九四一，十二月。

報 販 穆 旦

這樣的職務是應該頌揚的。
我們小小的乞丐：宣傳家，信差，
一清早就學習翻跟斗，爭吵，期待，
只爲了把由昨天寫成的公文
放在今天的生命裏，燃燒，變灰。

而整個的城市在早晨八點鐘，
搖擺着如同風吹過的松林，
當我們吃着早點我們就變成
思想或者渾圓的露珠——鋪展，
我們鳴響着一串世界的聲音。

這以後我們就忙着去沉睡，
一處又一處，我們的夢被記載着，
直到你們喊出來使我們吃驚。

一九四一，十二月。

~~~~~  
詩人是情感的，小說家是實際的，詩人有魅力，小說  
家富於機智。——莫泊桑

作品販賣的多寡與作家的才能是毫無關係的，這完全  
是兩件不同的事情。——拉斯加兌的埃爾

不要忘了語言是民眾創造的——高爾基

## 尤加利樹

李廣田

向如洗的藍天要一片雲，  
你有遠望的飄舉與鮮嫩，  
還要向簪花的行人撈一把手，  
你常有握手者的含笑與牽引，  
白楊蕭蕭，總愛說煩絮的舊事，  
而常綠的松柏是多麼陰森，  
然而你，你是崇高與溫靜的化身，尤加利，  
你翡翠的噴泉，你直指霄冥的「人」。

四二，一，昆明。

## 更 鐸

——爲紀念民的死而作

遶處的更鐸

又在深巷裏擱版！

星兒同頭陝了一次淚眼：

又在天上爬。

×            ×            ×

牆頭的草，

停止了呼吸，

豎起耳朵在靜聽，

天上有人出喪嗎？

×            ×            ×

更鐸哭啞了嗓子，

可也是爲了她？

~~~~~  
詩人常常懷抱著一種傲慢的紀念用「未來」來擁護自
己——雨果

深閨夢裏人

王聖平

夜裏轟動麼，呵；
風，打着白楊，蕭蕭。
淒涼的月色，
漫過無邊的原野
照著淒迷的秋草。
是誰？
僵臥在草塚，
飄污的日本旗，
倒在他的胸前。
刺刀與骷髏的微光，
寫出大地的荒涼。
昨天
以這夢著凱旋？
他輝煌的勳章，
去報慰愛妻的懷念。
(也許要誇說遠征支那的故事)
今夜呵，
他長眠在廢場，
祇有風颯然颯，
拉著長桿的寒骨。
他是誰？那夜幕下的東京
微風搖動的廣門里，
是柔風而多情的少婦
底「深閨夢裏人」！

平凡慮淺的青年作家而堅信其前途為有希望者，那其結果一定可悲的兩大路明顯的展開在他們的面前——墮落或出賣及失望或悲嘆。

——鄭振鐸

在國境外索還血債

雷石敏

我們輕裝的鋼鐵將士，
飛越數千里高原的鐵騎；
那數年來浴血
戰鬥在祖國沙場的
最精銳的武裝，
都像洪水一樣，
像巨蟒一樣，
爬過磨瘁迷漫的
西南邊疆的高嶺急流，
挺起忽必烈英雄的胸脯，
雄視孟加拉灣
暹羅灣上瀾漫的烽煙。
儘管東洋的海盜怎樣猖狂，
儘管菲律賓，馬來亞，婆羅洲……
蔽空的椰林，擎天的橡樹，
在陣雨砲風中飛舞；
儘管這熱帶的海洋，
變成藥氣蒸騰的沸湯；
但它——日本法西斯的暴徒，
不能夠掙得脫
A.B.C.D集日的鏈環；
叫它的轆子吊在赤道線上，
叫它的毛腿在地獄第九圈裏亂滾，
我們要把鏈環扣得更緊，
先把軸心一個魔鬼埋葬在東方。
我們是四個鏈環的一環，
我們這一環在
祖國的各條戰線上

難過過它一條泥腿；
經過無數次鐵與血的鍛鍊，
已鍛鍊得比鋼鐵還強！
現在挺立在國境外的原野，
鷹視着魔鬼猖狂的步武。
只怕它縮回它的龜頭，
不怕它爬上陸地的邊疆；
我們不惜踏破萬里的崎嶇，
正爲着在國境外
把血債算算賬！
何況我們的左右，
敵人的四周：
有着我們的友軍，
揮掄着堅強的臂膀。
我們不嫌它的骨頭太重，
只怕它的肌肉不夠胖，
只怕它吊着斗胆的那心肺
貯藏着的血液稀少而骯髒。
時候到了，
挺立在國境外的勇士們，
快用急速的彈丸計算血債的賬單！

一九四二，一月

弔屈原

杜運燮

卑鄙是沒用的，在時間的長流裏，
你仍然使我懷念，並將
活到遠方，而且永遠，
你的控訴是雷電，是生存的真理。
× × ×
他們的罪惡沒不清，終於

要崩潰；你太熱情，竟輕輕退進
汨羅江；我知道不願閉起眼睛；
驟雨並沒有止息一場雨。

× × ×
總算忠實於歷史，也敢說
真話，給予不公平以反抗，
怒吼將促進權力的陷落；

× × ×
輝煌的控訴將永是不幸者的
安慰，有了它，要來的會來得
更早：地上再沒有自私的階級。

無 題

杜運璈

臨倒場的無從阻止，也不必
悲痛；歷史裏有多少屍骸，
要生的就跨越，不語徘徊，
只好認清楚鉛情和勇氣。

× × ×
現在大家都掙扎，這正是
誕生和死亡的時辰，生命
所以更偉大，判決更分明；
做墓土還是用血肉寫史詩？

× × ×
他們自己掘墳墓，已經
都望見末日，出汗的微笑
就是滅亡更迫近的預感；

× × ×
不祥的烏雲呼，臨死的呻吟
漸漸大聲，我禁不住心跳。
呵，不久那破裂太空的轟響。

薄 暮

艾玲

太陽在歸去以前，却叫
彩霞羞紅了江水的臉；
轉身還把灰白的輕紗給牠披上。
把身子隱蔽在
黃昏的靜裏的
無語的山峯，
却忘記了自己的影子還留在江水裏。
一隻歸鳥飛起，
畫一條孤線，
穿上幾片落葉，
從一顆樹尖
躍向另一顆樹尖。
一點，
兩點……
驚起滿天星光
將夜幕撕得粉碎。

寄到家園

孫藝秋

一，北方

是一把溫暖的陽光
是一握恬靜
冬日的風雪
秋日的雨
春夏是一掬媚情

北方
是平原

是一張臉
刻劃着歷史的笑
與二十世紀的
法西斯的烽烟

北方
是一句誓語
是一片恥辱的記憶
 血流在少女的胸臆
 血流在青年人的頸上
 血染紅桌案的濁漳水
 血染紅金色的斜陽裏
 額斷的門牆

北方
是一段依稀的夢
永遠掛在我的心上
每當三更的冷月
洒在身旁
黎明的風寒裹進衣裳
忘不了夢中的家園
一陣心傷

北方
繫住我青春的記憶
在沙原
在綠色的麥隴
在無際的平野
傲野馬

像風

北方

爲我的心

孕育着無盡的風情

渾潤的少女的膀臂——

與隴間的

像一串珍珠的笑聲

生小兒

歡笑在林邊的歲月中

誰曾認識這經年的戰爭

北方

沙漠風

搖亂甌鈴

但是

你來，北方的人

在夢裏

在你憂鬱的凝想中

偶而屋角的甌鈴輕輕響

會像多肉的蹄脚

踏碎你的心鏡

北方

回來啊

來一陣

寂寞的沙漠風

飄搖起幽怨的甌鈴

二，到處是你的家園

羣山，渺渺的

是誰在向你凝眸
流水
滾滾的
無限的歸愁
寂寞的黃昏
在異鄉的山頭
風涼
淚熱
哽咽了肉日的歌喉
這些日子
辱
憤恨
在心裏交流
沒有吃
沒有穿
無盡的征程上
飽受風寒
災病中
多少

幼……
倒下來
在屈辱中長眠
長眠吧
在祖國的土地上
到處是你的家園
到處是你的家園
你是戰鬥中
貧弱的一員

在後面

湧來你無窮的伙伴

繼續着你的血

流，流，流……

要流到最後的一天

前面的路途

渺遠而又艱難

荊棘

叢莽

喘喘

高山

潛伏着毒蛇的紅舌

豺狼的惡計多端

祖負着歲月的風霜

用刃上的血跡

告慰你勝利的實現

長眠吧

在祖國的土地上

到處是你的家園

三，山林浮繪

春花開遍山林

山溜滴打着石壁

在本行山

在北方的平原

融合着愉慰的心

是一個溫暖的季節

月白的道上

滾滾負重的車輪

悲哀的土黃牛

眼角上永遠是一堆泥沙
在喘息裏
緩慢的嚙食籬籬的敗草
荒原的芳香
正夢樣的飄浮

「沒有音樂，寂寞的呀」
隨風沙的北方……
「……」不——
音樂的源泉
這風沙的地方
車輪「吱嚙」着
軋過堅硬的泥土
微風在叢林裏歌吟
不用聽別人的說話
諦聽吧
山林的碎語
流露的笑
源泉嚙叨着「冷冷……」

在山腳下
遼闊的平野
北方的人啊
寂寞是你們的故鄉
春天的棠梨
迷濛的清明雨
夏日的瓜田
涼爽的豆棚蔭
日的桂子
月夜幽谷

冬日的風雪

深更爐前一點燈光

生活像一泓止水

生活像殘廢的詩章

太陽

像金色的爐火

鍛鍊着年青人的

歡笑的歲月

他們像鷹一樣的

活潑，堅強

三月春暮

岩上迎春的枝條

拂摸着杏花梢

一聲杜宇

他鄉的旅人悵望天涯

你不曉得野棧星燐

車船轆轤

你不曉得旅夜的宵燈

會說出思鄉的話

你只知道春種秋收

你只知道夢裏的鄰女

偷偷的溫柔

但是

漳河的水滾滾東流

北方的原野展開戰鬥

才知道

敵人的陰謀向你招手

你站起來

將家園保守

山巒，村莊。
林野，河流……
你熟習它
就像母親的嘴唇
熟習孩子們的
臉頰 頭髮
以及顫顫的腳和手
一粒砂石一片落葉
陪伴你幼年的時候
當初別之夜
離淚悄悄流
然而
憤恨衝進你的咽喉
你爬上碉堡
燃起作為信號的燈籠
燈籠照耀着郊野
郊野的夜風在發狂的怒吼
黑暗裏這樣的人羣
千萬條手臂
騰躍着一條心
在這夜裏
轉向自己的家門

四 關山祭

（夢中飛越萬重關山）
寒夜的星子
引領我
撥在太行足下
黃河的泥沙淤積而成的
我的故鄉啊

那北方的平原)

山城的夜雨
在窗外
在簷前
在嫩柳的枝上
在落花的林間
在寂寞的曠野
在月白的沙灘
飄落
飄落……
青青的草色浸上遠天
憂鬱的江流
洶湧着桃花泛

秦嶺的雲煙
封鎖了歸夢的纏綿
從此
祖國的孩子
把生之酸澀
用野火
燃燒起鬥爭的烈焰

告慰你
用這苦難
這歲月的河流
淤積出新的山川
水涓
山邊
無數的你

你們
光榮的死
爲了「明天」

風雨的深夜
當你們的白骨
不慣於那地下的陰寒
當你們的紫色血漿
融成黏液
出來吧
走出墓門
奔曠野呼吸
你可以看見
烽火在四處閃射
爲了保衛你們的墓穴
我們爲
殘忍的
大量的把仇敵殲滅

當落花風
飄上青天
當春夜雨
洒遍清明的草尖
在坟前
認取柳絮的飛旋
中國
三島
一樣爲死難者
化下了紙錢
一聲長哭

代替我的嗚咽
關山外
更有無窮的關山
迢迢的途程
不敢拾起我的限
萬里遙寄
有膏肓衣送葬着的
濃濃的哀怨
只是，我記得
誰還給我千鈞的重載
要我走向「明天」

(完)

悼許地山先生

林蒲

不了解的，只穿上世俗的外衣，
真了解着，才能免去庸世的偏狹。
真理中挖掘真理，摘取公正含蕊，
你說：佛說的宇宙觀：
不二法門：無心理也無物質，
你解釋了「一切法因緣生」，
又：「心本真如，何由突起無明？」
問得好，扣得緊呀，
透過神祕的核心，你取消了神祕。

你勤勉搜集經代服裝（註一）
斗室中，面對過化的尊嚴。
住在祖國邊沿，棲身海島上，
你沒有忘記辯證，
這過去是無人跡的荒島。（註二）

「香港小史」問世了，（註三）
從舊書窺覷，新出土的物件中，
你辯明了：「香港原是中國的！」

最難忘，是你那帶微笑
淡淡而有力的話語：
「不力求警句，割愛也是一種創作，
活的語言當然是要的，
但要去土。一篇作品中
「孬的！孬的！」多按上幾個，
不一定能烘托出主人翁的性格。
我們還不要忘掉：
文藝本身就是教育。」（註四）
人家非譏年青人，
你在惡劣氣氛包圍中，
仗義挺身出來表白：
「年事小，做事過激，那當然，
年老的，不做糊塗事能有幾個？
青年人總是代表前進的。
歷史的意義在這裏，
人類將來的意義也在這裏。」

敦厚的長者，不應該早死呀，
你自己也還年青。
或許你說對了：
「我從來不服役鯨貼，
等候鯨貼來服役！」（註五）
儒雅的風度，
矯健的言談，
像長了翅膀，執筆又起飛，

你翱翔，飛越了時間和空間。

註：

- (一) 就作者所知，許先生恐怕是搜集各時代服裝最有成績的一位。
- (二) 「皇家」地理學上的話。
- (三) 許先生的「香港小史」，先在「福建旅港同鄉會」演講過一次，後來彷彿發表香港大公晚報副刊「香港風」上。
- (四) 前年十月十九日，許先生出席香港大公報文藝副刊編輯部召開的「魯迅紀念座談會」所發表意見的一部分。
- (五) 某次聚會，許先生遲到了的談話語。

◀創作月刊第四期要目▶

△△批銷請向桂林二二九信箱本店接洽
△預定請交定費國幣廿元即得閱本刊
▽▽▽

臧克家作：

最後的諷刺

(詩)

卞之琳譯：

新的糧食

(散文)

胡風作：

關於「棉花」

(散文)

李廣田作：

根

(散文)

方令瑞作：

「聽到孩子到臨的歡欣」

(散文)

方敬作：

磁珠

(散文)

謝德作：

羅

(小說)

塞先艾作：

次京門外

(小說)

沈從文作：

摘橋子

(小說)

張叔夜譯：

瞋睡

(小說)

馬耳譯：

故園

(小說)

華僑書店發行

誰先看見太陽

蒂克

隆隆的馬達把我喚醒，
黎明的雲頭已熾亮了窗櫺，
怕那些藍眼睛的伙伴
喊我懶鬼，
一骨碌爬起床來，
我快樂地吸了一口浸晨的朦朧。

× × ×

緊閉的輕霜，
給大地傳上了
一層薄薄的淡裝，
呼吸着涼爽的清新的大氣，
雲舒一舒胳膊，
走向一抹微紅的東方。

× × ×

東方，
——那浴在微光裏的機場
數十隻咆哮的鐵鷹，
張着淺綠色的翅膀。
它們，走着輕快的步子，
吹着地上的沙塵，
在廣漠的平野上
驕傲的，嚮朗朗歌唱。

× × ×

我們揮動着
工作的臂膀，
陪伴着我們的
是那——靜僅有的
睜着迷離的眼睛的星星。

我們用汽油
把一羣鐵鷹喂飽；
我們招手，送一隊鐵鷹
飛向東着彩霞的天空，
林子裏的鳥，
——這些懶骨頭，
纔踩着樹枝歌唱黎明。

× × ×
看，

那九隻
飛在宵天上的銀鷹，
身段那麼靈巧，
飛得那麼迅疾，
把一片剛睡起來的白雲，
顯得那麼遲笨，
多麼臃腫。
銀鷹，追着黎明的風，
翻了個身，
向東方飛去，
飛得比雲朵還高，
被朝霞染了一身紅。

× × ×
「啊！」我們歡呼：
「先看見了太陽的，
是它們，
——這一隊銀色的鷹！」

× × ×
威廉的鐵鷹沒有起飛，
他的美麗的金髮，
伴着螺旋槳的風

在他白裏透紅的臉上跳動，

他查看着：

左翼機槍的肚子

有沒有裝好子彈；

排氣缸

是不是刷得乾淨。

×

×

×

開索爾在裝着電線，

他要在太陽爬出山峯以前，

把我們的耳朵，

伸到幾千里路以外的地方。

喂，

千萬隻工作的手

在工作裏，

揮走了寒冷，

抓來了太陽！

×

×

×

「隆隆隆，」

天上的馬廐在響，

那一隊戰鬥的鷹羣，

已由東方飛回，

帶來了平安，

帶來了太陽！

村落裏已飄起了

媽媽的炊煙，

農夫恬靜地工作在

自己的土地上。

×

×

×

早起的鷹羣

把天空打掃得精光；

敵人的鐵鷂，
 再也啼不鬧
 我們城市的安祥。
 聽：
 無數工廠的馬達在響，
 無數人揮動着
 工作的臂膀。
 街市，騰起了叫賣，
 汽車，馬車
 疏走在平闊的馬路上。
 看，
 城市，從睡夢中醒來，
 原野，穿上了金色的衣裳。
 披着陽光落地的，
 是那一隊
 從東方歌唱而來的鷹羣。

創作文叢第一輯書目

- | | | |
|-------|-----------|--------|
| 瘡痕 | (長篇小說) 楊朔 | (印刷中) |
| 牛的故事 | (短篇小說) 田濤 | (四元八角) |
| 小歌女 | (短篇小說) 孫陵 | (印刷中) |
| 密味的憂鬱 | (短篇小說) 張煌 | (即出) |
| 圓聲 | (散文集) 李真田 | (印刷中) |
| 保護色 | (散文集) 方敬 | (即出) |

華僑書店發行

有贈三章

呂亮耕

(一)

你對鏡，鏡中人笑妳
簪花環髮的膩姿；
嘖嘖，回她一個薄怨：
誰像妳、鉛華洗却了又添！

七色的菱花，最愛模仿
妳潸潸眼波的眩耀。
妳斂一斂眉，日光無色
窗外春山恨翠黛不易描，
妳回過頭來，無心逗弄架上鸚鵡，
可是鏡子讚美——
「一幅絕世背面佳人圖。」
妳走開去。鏡子又懊悔。

妳需要鏡子；鏡子也需要妳。
妳帶得便是時空的來歷。
古代女迷了，可是銅鑑長存。
孩子，特贈妳，請駐永好的顏色。

(二)

有如墨魚的觸手
要攔住涓涓的水紋，
在妳的面前，我每每想
喝一口妳頰上的紅暈。
爲荷葉？爲芍藥？爲梅萼？
萬紫千紅都只摸不過。
我悟得：那是灼灼其華，永不謝落，
寶香味，無限明媚鮮活地在吸引我。

(三)

女孩子有對會談話的眼瞳
似雙魚，置於秋水——
明豈哉，要使靈魂整個袒裸的。
剪水的思緒常是悠悠的。

如鏡，它有時要你鑑照自己。
如窗，它有時打開生之祕奧。
最是陡之垂簾悄悄拂落下來時，
眼之媚姿，乃如含羞草匿日底倩笑。

我們乘着火車衝奔，衝奔

James Thomson 作
方葉之葵 譯

我們乘着火車衝奔，衝奔
樹材與房舍向後滾轉，
但那覆蓋原野的一天繁星
緊跟着車後狂軌飛旋。

$\times$
 $\times$
 $\times$
 $\times$

天上美麗的象星，好像
夜林裏銀白的鴿鵒，
在陰沉的地面鑲砌，
做我們同奔的伴友，

$\times \quad \times \quad \times \quad \times$

我們將長此勇往直前，
不計路程的遠，奔馳的速！
因我和你倚仗着星天，
那怕脚下的土地滑落！

一個真正的藝術批評家的職務，就在惹起藝術作品和觀者中間的反應。

風沙裏的西北莽原

寒 楓

橙黃色的天
像深闊的海綿
瀰漫在
原野的邊緣……

是秋天了。
秋天的風沙刮着柳葉的碎片……

秋雨
寒風
冷霜
狂掃在苦難的西北方上……

禿尖了的青山
霜 了的綠草
野地上也找不出墮落的花
當你走在西北方的土地上
（你看到悲哀的荒涼；）
你就以為西北方沒有秋天的太陽嗎？

秋天——在西北方是頑強的，
人們闊大的肩膀上
卻扛着闊大的重担；
他們會從苦難的秋天裏活過來，
——風霜與沙浪
磨出了：
無改無盡的頑強！

——你老漢打早上哪裏去？

他笑了笑，

驕傲地

——給前方老大送棉衣！

這樣的故事

我好幾次看見在風沙的浪海裏

秋天是尖厲的，

活在西北方的人們

苦鬥在尖厲的浪海裏……

西北方人

有着古松樹一樣的精實，

強壯，壯健！

於是，他們都壯健地唱了……

「九月九——

天正寒，

打糲食，

縫棉衣，

不憐前方的窮吃！」

我愛秋天，

我愛生活在秋天的西北方，

我愛騎着馬

浴着漠風

聽壯健的歌，

在風沙的浪海上。

——一九四〇，秋天西北方

革 命

A. E. Housman 作
錢 歌 川 譯

黑暗的車輪向西邊轉去。
白日的熾熾從東方上升，
幽靈恐怖，夢魘，小鬼，
都弱死在晨光氾濫之中。

× × ×

可是除了東方以外，
在海洋和大陸的那邊，
高懸着永劫的陰影，
黑夜的圓帷，籠罩了人間。

× × ×

看呀，太陽已到了中天；
聽呀，鐘樓在正午鳴鐘。
過午萬籟俱寂，那地下的黑滑，
已經走過了地底，而開始攀登。

獻給一隻燕子

中 英

——遙寄風上天邊的雲渡

纖細的雨絲
輕飄飄的不敢落地
像愛神的細長 柔髮
在微風的綠野裏
躲避着惡魔的手指

窗前的天空
斜着一條綠枝
你，孤獨的燕子
站在綠樹枝上
用明羽的黑翅

遮着嫩白的肚皮
不怕雲朵的淚痕
澆濕你那美麗的外衣？

你揚起了玲瓏小頭
盯着飄落的雨絲
是想找出雨點的源泉？
是想去親吻
那纏綿的雲霓？
我輕輕地撤開了幻想的柴扉
悄悄地拿來那愛情的鑰匙
借着雨天的朦朧
想探詢你那高潔的
溫情的友誼

我呆呆地盯着你
像蜜蜂盯着春天的白花
——那一朵最美麗的
我為什麼不敢呼吸？
怕以我的幻想的石塊
驚擾了你幻想的池子

不願意你知道
我這一顆被你吸住的心
是在激動的戰慄
那會滯板了你的玲瓏
那會剝蝕了你的俏麗
只希望我的眼睛永遠望着你
甚至離開了這塊人間的土地

吹搖了芭蕉葉的風
也吹動了你歪身子
你伸開光亮的翅膀
投進了濃雲的懷裏
我才能想像
你是戰着狂暴的風雨
飛向自由的綠樹林裏
還是在富麗堂皇屋簷下
躲避着這陰沉的雨季

你也許全不在意
偎在絃綉公子的身邊
啄着他手裏的虫食
你也許沒有聽見
從他那象牙質鳥籠裏
飄出來的
黃鸝，畫眉啾啾的潑泣
這——
像你沒有留意
站在窗邊的詩人
盯着你黑綠色的羽翼
因為哪
他是將崇高聖潔的心
毫不吝嗇的獻給你的
但，他是偷偷的
偷偷的呢

~~~~~  
我們應該掐掉那使我們溫暖，但遮斷了我們的視線的

種子。

——托爾斯泰

## 故園草

趙令儀

### 一

春日裏發芽的  
樹林在暖暖風裏  
抽條成長。而在  
初夏的季節風裏  
開了花：  
開過陳亮堡，  
開過花溪——  
花溪的流水  
却悄悄的地走了：  
伴着飛絮，  
伴着流雲——  
離開了山城，  
離開了家。

### 二

我家在花溪邊上。  
我是山嶺的兒子：  
山嶺的兒子  
用頂深頂深的戀情  
愛着山嶺，  
綠波，  
森林……  
我還戀愛着那  
悽悽的琴弦，  
弦上的琴音。

當春的笑絲  
掛在祖父墳前的時候，

掛在母親墳墓的時候……………

我們的土地一如

青春的腰肢。

土地笑了，

有瑩瑩的水波、

有淡淡的笑靨。

而牧牛的孩子在小茶山上

有潯歌情的歌

我用赤着的腳，

踏踏土地

輕輕的胸膊

（土地有一顆跳動的心哩）

強健的乳峯

（土地有一灶熱熱濫情）

我在我的土地上睡了，

醒了，

我在我的土地上有放肆的呼吸。

（而故鄉的空氣是甜甜的呵）。

當春風聲音悄悄地

在綠波的媚眼裏傳出的時候，

在婉約的琴弦上傳出的時候……………

弟弟的風箏

向天外飛去了。

（故鄉天空有雲

會變成山，

成水，

成一隻負重的駱駝。)  
而是遠遠地。

母親的坟前有  
好多好多的花，也有  
中年人的敬息  
青年人的哭泣——

而山鳥也會  
在母親耳邊聽……

(款款流着的溪水，  
會對着松林  
唱一隻歌麼？

三

三月草長，  
四月呢？  
四月裏，年青的人  
跳過原野，看  
暗綠的山色  
健康的歌，搖搖着  
健康的樹。

而我們是一起的。一起  
跳到我的小茶山上，  
跳到她的小茶山上：  
我們的小茶山  
如兩頭乖乖的羊  
乖乖的靠在一起。  
陽光一樣地照在我們的茶山上，  
茶花一樣地開在我們的茶山上。

當父親領着我們

走上茶山的時候，  
父親莞爾地笑着，  
樹枝上有沉沉的茶子哩。  
（茶子能變了油，  
變了火：  
火是我們的燈哩。

而茶油的燈下，  
聽着祖母細數當年  
一斤油，一斤米……  
土地會養我們，  
土地又埋了年老的祖父。  
和我們的母親。

#### 四

千山萬水的隔離吧，  
我總想着我的小茶山，  
和山上悄悄地走動的羊羣。  
——而異鄉的明笛  
偶像那羊頸下的鈴聲：  
叫我想起茶山，  
和茶山上悄悄睡下的人。

我們會如兩支小羊  
倚在我們的小茶山上。  
我們茶山上  
還開過一樣的花，  
染過一樣的陽光。

但如今，樞斗裏還有  
故鄉的纏絲，還有

飄飄的琴技……

但我看不見  
父親的容顏，  
祖父的劍。

穿上新裝，  
乘一騎大馬，  
飛向天外：  
明天，我也一樣提起劍，  
走上雲的小茶山，  
走上我們的小茶山。……

## 撫仙湖畔放歌 林荒

撫仙湖，你，潯江的乳娘  
你靜在這里  
有多少年代  
圓浩蕩的水波  
洶湧過多少苦難



在你的身邊  
騎飛莊嚴古老的山城  
我曾站在這山城的廢墟上  
打量着你的一段腰身



多少歷史的古歌  
多少神話和傳說  
在你身邊扮演



是誰一個姓趙的仙翁  
會在你沉寢的水波里鬥過蛟龍

才使氾濫的湖水退到遙遠  
顯出這一塊潯江平原



這兒曾是興亭侯李恢的故鄉  
是怎樣一個英雄李恢  
曾是漢劉璋的忠臣  
曾在三國鼎立那時代縱橫  
是怎樣一個關氏三姐（註）  
蓋世英雄的骨肉啊  
懷一身寂寞  
由荊州遠嫁到迴天涯



撫仙湖——潯江的乳娘  
看着你葛領波光  
蕩漾着多少農民的眠淚和苦難  
多少年代來  
千萬的農民被你的乳汁所喂養



夕陽映着你的澄清的面容  
映出山影和雲影悠悠  
撫仙湖啊  
我彷彿看見你爲恥辱而憂愁



你微微地波着  
你靜靜地躺落  
你哪天能够怒吼



你，靜靜波着的撫仙湖  
沒有聽見戰爭的呼號  
沒有迎着世紀的風暴

你的波光帆影是那麼寧靜  
當天空掠過來淒清的雁聲  
漾過來三五聲漁舟子歌  
我看見你憂鬱而嗚咽了

△

撫仙湖，咆哮起來，你別嗚咽！  
離敵人越我們已經不遠  
潑江的兒女們在歌唱戰鬥  
撫仙湖，拉長咽喉怒吼

△

假如敵人挾涉到你身邊  
撫仙湖啊，潑江的兒女們  
會在鳳山頂，燃起鬥爭的火焰  
潑江的兒女們有的是戰鬥的勇氣  
他們將誓死保衛你

△

撫仙湖，別發愁，別嗚咽  
潑江的兒女和我們。  
將用血和肉在你身畔  
彫一個自由英雄的石像

△

撫仙湖，咆哮吧，怒吼吧  
讓浪花和血花在一起飛迸  
託北返的雁羣  
帶給全祖國的人民以勝利的喜訊……

一九四一年十月，在潑江。

（註）在潑江舊城懸天閣畔有關氏三姐墓，關  
三姐據說是關雲長的女兒。

筆者。

## 希望

南斯拉夫·O·瑪斯科作  
魏 荒 弩 譯

人類甜蜜的幻想啊，  
你說，你是在哪裏？  
是在海底天藍的波濤裏  
還是在那明澄的陽光裏？

我們尋得你在山嶺，  
還是在那空氣呼吸裏？  
或是在那從大地涓涓奔出地  
那晶瑩瑩的流泉裏？

甜蜜的幻想界底和平，  
那想着那永恆的愛，  
那人民底兄弟般的社會——  
卻為流血的悲劇給逐散了！

在大地上我們不再見着你，  
也不在海裏，也不在空中，  
然而和平的希望閃耀着  
像穿過那人類苦難的星子。

## 春的宣告

收 丁

無邊的苦痛，  
無限量的疲倦壓着我的  
心，春天枯禿的風，  
夏天，秋天，冬天都是枯禿的風，  
我聽到什麼在夜里唱起了  
血的嘲笑，血的哭泣，  
歌聲像鼉爬過了一千座山，一萬條水……

死嗎？永遠沒有了解是什麼東西！

毀滅掉：阻礙生活的東西，  
羣衆，榮國在我和你們的手上！  
通過去，像潮水樣的隊伍  
通過我的眼前，我嗎？  
我不會驚奇的，你們的  
明麗的血，曾經我注射過了  
智慧的血，智慧的血清……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在蓉都。

## 源

盧 雲

春三月，凍雪在山頂溶消，  
開無數條路向山谷流瀉，  
把柏樹古松剝到，  
把千年的岩石給磨成滑亮，

掛一匹白線在萬丈的懸崖  
剝蝕，又剝蝕。  
叫大地在 - 夜裏崩裂開，  
化一個深潭離地面千尺，

迂迴奔流，在半山  
又相互含築，合一股暴力  
給自己創下條路線，  
衝出連鎖的重山，要流向大地，

日夜裏你盪暗處歌歌，  
流呀——朝着那大海，  
你露着沙岸岩石蘆葦溪河，

一日千里，在平原上滾騰澎湃。

## 題未定帥

虹 橋

### ——擬戀歌之二——

你可曾記住  
那一鉤新月  
映照著昆明湖  
和你底淚水

× × ×

我走得那末勇敢  
甚至於不顧了您  
不顧了我底家鄉  
和一顆受創的心

× × ×

我不會借乾了你底淚眼  
就走向那命定的門等  
奴隸雖沒有戀愛  
但有著遠大的前程

× × ×

我常在荒涼的夜里  
想到了寂寞的您  
正當窗外揚起藍的  
天空閃爍著「孤獨的星星」

四一年深冬於×縣江畔

## 我歌唱聶南

天 縱

在昆明湖畔，  
在這祖國的心弦上，  
我折過着最大歡喜歡向東方  
眺望……

在東方，  
我看到一片閃耀着光明的地方，  
我看到殘碎江山中一顆紅寶石，

×        ×        ×

新嶺南，  
我贊美妳！  
我歌頌妳！  
因為妳是人類的理想，  
因為妳是人類的希望，  
妳的號角是為四萬萬人而吹奏的。  
妳的話也是四萬萬人所要講的。  
在妳的宮闈里，  
烏黑的煙霧沒有了，  
狂風暴雨停息了，  
花草在恣意地抽長，  
一受着鮮牛奶似的空氣和  
溫暖的陽光。  
在妳的懷抱裏沒有侮辱，欺壓與中傷，  
也沒有尊、卑、貴、賤與貧、富的籬障；  
每個人都挺起胸膛來  
說出他自己而不是別人的話。  
妳的聲音是悅耳的，  
沒有哭啼也沒有悲泣，  
人們適地生活，  
興奮地工作，  
口中都唱着爽朗的歌。  
妳的顏色是欣歡的，  
愁苦和淚珠辭別了人們的，  
鬱悶的心門打開了，  
深鎖的眉皺展開了，

人們染着春天的微笑。

× × ×

新贛南，

爲了你的光榮我獻上這無力的詩篇。

我羨慕那爲你的生活而生活着的人們，

並爲他們的安寧與快樂祝禱。

那新地上的居民呵，

我爲你舉杯慶祝，

你們有英明的指導者；

和他親愛的同志與助手。

他們貢獻了珍貴的血汗，

日夜辛勞，是爲了

你們生活上增一分溫飽，

減一分負擔。

那新地上的人們嚨！

你們是最值得驕傲的。

你們的苦痛、煩惱、貧病與飢寒

都在新的領域里忘掉，

已往的陳腐、貪污、因循，

已往的污穢、懶惰、遲鈍，

也都已跡斂聲消。

你新地的居民呵！

我爲你們歡愉。

因爲住在這新地上，

你們過的是新的生活，

走的是新的道路，

吸的是新的空氣，

食的是新的糧食。

× × ×

在昆明湖畔，

在這祖國的心弦上，  
我抑遏着最大的喜歡與東方  
眺望……  
在東方，  
我看到一片閃爍着光明的地方，  
我看到嘉陵江中一顆紅寶石，  
——那是新蜀南，  
是新中國最輝煌的一面。

一九四二，一月廿三於昆明。

## 暮 春

醫 明

暮春三月  
江南草長  
雜花生樹  
羣鷺亂飛

——邱遲——

一

也是暮春。

但却沒有鷺飛。

沒有花。荒涼的田野間  
只有死亡的顏色。一片  
萎黃。垂頭喪氣的大麥，  
垂頭喪氣的小麥，  
和垂頭喪氣的菜花，  
失去了光澤的菜花。  
黑而且瘦的卒老的父親  
接着頭從日出的山崗上  
歎息的走了下來，  
望着枯涸的，裂開大口的

還波漣稻的田，絕望的說，  
「沒有水，沒有水。」

是的，就是沒有水，沒有水。  
如果有水  
我們就快活了。

我們並不怎樣快活。  
我們知道快活在城市，  
快活在幽深的庭蔬，  
高大的倉棧，  
強壯及商人的飽滿的錢袋裏  
關閉得很嚴密。  
我們不要那快活。只要  
一點水。

但雨却永不落下來。  
我們永遠只有  
空闊的雷聲。

## 二

鐵靈官的巨大神像  
從老霄嶺上的三清宮抬到  
公園門口來了。大清早  
就有細長的燭線在風裏  
跳。撥不清的  
鄉下人，質樸的鄉下人  
流着汗趕進城來的  
幾十里外的鄉下人  
都虔敬的跪了下去。  
都毫不吝惜地焚燒着紙錢，

焚燒着紙錢。都匍匐的  
磕着頭。磕着頭又喃喃的

祈禱：

「給我們水。給我們水。給我們水。」

大把的鈔票送進了  
香燭鋪，大把的鈔票送到  
三清宮里供奉靈官的  
成天笑着的發願的道士  
的手里。於是一圓會給鄉下人  
走陰，香醫治百病的  
沒有眼皮的女巫  
披散着長髮，吐着白沫，  
昏迷的倒在地上。

夢囈：我是王靈官。

雨已經走到東方小山巔。」

滴達。滴達。滴達。

她聽見雨聲從遠處遊了過來。

但雨卻沒有落下來。

我們仍只有

窒悶的雷聲。

於是禮禮的水龍，無生氣的水龍  
又搖擺着沾搖離市。

於是寫着「五湖四海九溪十八澗  
行雨龍王神位」的笨重木牌  
也放在系着柳枝的小椅上  
抬了出來。還有  
穿着藍布大褂的黃狗

也綁在木椅上抬了出來。  
黃狗困苦地喘着氣，  
困苦的伸出胃囊的舌頭  
慵懶地，凝望着這行列，  
這沈默的行列。

有無聲的聲音  
自父親無神的眸子中滑下，  
滑下又跌走  
在四月的灼熱的市街上。

叮叮。

「給我們水。給我們水。給我們水。」

但我們沒有水，  
雨仍然沒有落下來。  
我們仍然只有  
窒悶的雷聲。

窒悶的雷在我們頭上滾。  
沒有重量的影子躲到巖石下。（註一）  
成羣結隊的灰色馬（註二）  
直着頸子跑進城市。

### 三

雨落下來了。雨落下來了。  
雨落下來了。  
但却是  
搖撼這山城的暴風雨。

五月一日晨，聞榮縣有飢民「吃大戶」，

作此。

註一：啓示錄第六章第十五十六節：「地上的君王」

臣宰，將軍，富戶，和一切爲奴的，爲主的都  
藏在山洞和巖石穴里。向山和巖石跪，「倒在  
我們身上罷，把我們藏起來，躲避坐寶座者的  
面目，和慈羊的憤怒。」

註二．啓示錄第六章第八節：「我就觀看，見有一匹  
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陰府也隨  
着他」。

## 阿琳王的女兒

J. Campbell原作  
蒂 克 譯

一個走向高原的酋長  
高喊：「船家，不要逗留！  
我將給你白銀一磅  
把我們划過這渡頭——」

×                      ×                      ×  
「你是誰，要渡過這洛蘭，  
這陰沉的風暴的海洋？」  
「唔，這位是阿琳的女兒，  
她是歐夫海島的王，

「在她爸爸的兵隊的前面，我們  
急速的逃跑了已有三天，  
假若他在這狹谷裏找到了我們  
我的血會濺污這野石廟，

×                      ×                      ×  
「他的騎兵在我們的後面飛奔——  
假若他們發現了我們的足跡，  
他們殺害了她的情人，  
誰再能使我的溫雅的小姑娘歡喜？」

×                      ×                      ×  
堅強的高原的水手回答，

「我願意去，這不是爲了你閃耀的紋銀，  
我的領袖，我已經收拾好嘍；  
而是爲了你的嫵媚的情人：——

× × ×  
「我絕不食言！美麗的烏  
是決不會在危險裏滯留；  
雖然面對着這狂瀾的風濤  
我定將你們划過這渡口！」

× × ×  
這時風濤更爲急劇的狂吼，  
水怪在驚慌的嗥呼，  
在這蒼天的暴怒裏，當他們說話的時候  
每個面孔都變得異常的陰鬱。

× × ×  
但風聲得越發響亮，  
武裝的兵隊離下了山峽，  
當夜色變得更加陰暗，  
他們的馬蹄的喊叫更爲近啦。

× × ×  
「哦，你快一點，快！」女郎急喊，  
「雖然暴風雨一起包圍了我們；  
我將忍受着蒼天的橫蠻，  
但，決不願見暴怒的父親。」

× × ×  
船剛離開了暴風雨的海岸，  
風暴的海洋又在她面前，——  
啊！超過了人力所能克復的障礙  
風濤聚變的飛掀上小船。

× × ×  
在這風濤急劇的擴展

裏，他們依舊的划着：  
阿琳王到了那凶險的海岸，——  
他的憤怒已變成了哀嗟。

×                      ×                      ×  
因為，悲慟的驚呆了，透過風暴的暗幽，  
他已看見了他的女孩；——  
她伸出了一隻可愛的手求救  
另一隻摟着她的親愛

×                      ×                      ×  
「回來吧！回來吧！」他悲悽的喊  
「渡過這風暴的大水壩；  
我饑餓你的高原的夥伴，  
我的女兒！——啊，我的女兒呀！」

是無望了，狂噪的浪濤襲打着海岸，  
阻止了回來也阻止了援助；  
橫暴的浪濤淹沒了他的女兒，  
被遺棄了的他只有悲哭。

## 火被點起來了

岸本勝作  
雷石榆譯

噴散污濁的煙霧，  
往來奔馳的木炭車，  
歪斜的軌道上，  
載過哭泣似的老朽馬車。  
從時代的垃圾堆中，

出來的人力車——古風的馬車。  
統制，統制，統制的錯錯——東京。  
林立的煙突，毒煙迷宅，  
決死地旋轉的動力輪。  
巨大的起重機的呻吟：

繼續着臨死的狂奔——大軍需工廠。  
被牽着的人羣的配列，  
是配電板喇叭筒上轉動的活盤。  
格勒格勒地動作的律動底手足。  
直至調帶了被丟棄為止。  
瘋狂地磨損它的手足。  
看着機械的磨損，  
因為動力在震動，調節着轉。  
正恰如這些，人們的一大系列，  
看着看着磨損消滅下去了，  
被磨損的機械——日本人，  
漸漸的被趕出到街頭，  
但是為着在戰爭本位上一整國空之陣容。

## 奧登詩一章

卞之琳譯

當所有用以報告消息的器具  
一齊證實我們的敵人的勝利；  
我們的後壘被突破，軍隊在退却，  
「暴行」風靡像一種新的疫癘，

「罪過」是一個妖術到處受歡迎；  
當我們悔不該生於此世的時份：  
且記起一切似被遺棄的孤靈。  
今夜在中國讓我想起一個人，

他經過十年的沉默，工作又等待，  
直到在國佐他顯了全部的魄力，  
一舉而讓什麼都有了個交代：

於是帶了被完成者所懷的感激，

他從冬天茫茫裏走出撫摩

那一座小古堡，像一個龐然大物。

譯者附註：此詩是奧登（W. H. Auden）一九三八年  
在中國寫的十四行體詩之一。後半章所說的一個人就是德  
國詩人里爾克（Rilke），他從一九一三年起沉默了十年  
後終在瑞士穆佐（Muzot）的一個古堡裏寫下了傑作「杜  
鰲哀歌」。

## 金色的虛偽

汪洵

人類，  
活在人的隊伍中的人類，  
在蔚藍而廣曠的天空裏，  
像一朵高掛着的白雲，  
雖然她時常被狂風吹襲。  
但憑本身的浮力，  
起碼要維持得起。  
人類儘管是一羣野獸，  
不斷地在爭鬥；  
她們的享受，  
儘管一方慶着富與榮，  
儘管一方鬧着荒與窮，  
人類底前程，  
一定趨向那高大無比的山巔。  
光明與黑暗，  
是兩個時代擠出來的英雄，  
永遠做着最劇烈的鬥爭；  
他們  
假水火的不能相容；  
純潔的<sup>笑</sup>天空，  
一定給他們劃出了戰場，

讓他們拚爛舌頭地雄辯，  
讓他們作生死的血鬥。  
一支火把是那  
黝黝底黑暗中的曙光，  
這曙光的艷麗火影紅紅的舌頭，  
在黑暗中顯出一團光明，  
那火把向前疾進，  
我們在黑暗中看見  
光明追着火把，  
成了一條悠長的火路。  
誰愛光明？  
誰愛黑暗？  
讓聰明的自行去決擇。  
因為  
光明與黑暗，  
永遠做着最劇烈的鬥爭，  
這兩個英雄，  
卻一樣盼望着同情他的人，  
給他熱情的擁護，  
緊湊的幫助。

然而啊！  
光明與黑暗，  
到現在，  
作過多少場的爭鬥，  
已是數不清，說不明，  
他們已經精竭力疲，  
他們的損失更是無比！  
多少人，  
爲了這兩個英雄的是非，

犧牲過情感，  
犧牲過理智，  
犧牲過仁愛，  
犧牲過仇恨，  
甚至於  
拋棄了他們的快樂，幸福，  
拋棄了他們的怨恨，憤怒，  
拋棄了他們的痛苦，淒涼，  
拋棄了他們的生命與  
苦辛得來的財產！  
所以光明與黑暗的鬥爭，  
是一個光輝燦爛的真理。  
人類爲了這個真理，  
永遠，一定  
守住他們腳底下的土地。  
只有這塊土地，  
才啓用他們的一切  
維護這個真理。

同是無錢年代  
祖宗保留下來的  
埋藏在地下的五金  
怎麼金銀  
會比銅鐵錫，  
價值要高好幾倍？  
在古代以貨換貨，  
那時的社會關係，  
實行以有易無的交易；  
現在的買賣也叫交易，  
意義可不能與前相比。

現在的交易要用金銀，  
或則金銀化身的貨幣。  
只要有金銀，  
一切都說得自情有理。  
聰明的人類，  
一爲了拜物教的沉迷  
模樣東西，  
必得金銀來量比，  
凡人凡物不在乎，  
只有金銀才是了不起。  
不愛金銀，  
人家說是傻里傻氣。  
據說，金銀  
本是一種平常的東西，  
只是人類要它來生黃金蛋才形成你瘦我肥，  
會願落生  
做着金銀的奴隸！

人類社會  
要把金銀捧得比人更高貴，  
誰有了金銀就叫富貴，  
誰沒有金銀就是窮鬼。  
有金銀  
可以得到達官顯貴，  
可以買得一些人的陶醉。  
看啊！  
貪官污吏，  
漢奸走狗，  
甚至那些倚強凌弱，  
甚至那些狐假虎威，

那一次  
不是金銀在作鬼？  
有人爲了金銀，  
丟了青春的寶貴；  
有人爲了金銀  
失了良心，智慧；  
有人爲了金銀，  
成了狼心狗肺；  
有人爲了金銀，  
做了拜金魔鬼！  
帝國主義強盜，  
爲了金銀，  
拚命要獨佔市場，金融支配，  
壓迫弱小者，  
從自己的土地上撤退！  
又再把金銀  
換得銅鐵錫，  
積極擴充武備，  
準備分贖的戰爭，  
把人類生命塗炭，  
但是，  
那一回  
不是爲了金銀而崩潰？

有金銀的國家，  
在國際上可以管家；  
沒有金銀的國家，  
在國際上只可看家。  
國際上的交易，  
完全被操縱在那少數人的管家；

你看

紐約金色街上的銀行家，

有最大的力量，

左右一個國家，

甚至全世界的動向。

難道你不承認

金銀要比人類更要雄偉？！

這雄雄偉，

據說可使參差人類變成奴隸。

軍事家，政治家，經濟家，

科學家，發明家，人道學家，

每一位有專門研究的專家，

我們要求，

都給他們一個適當的機會，

向那金銀的發達者，

問一問：

「你發現金銀

是不是爲了人類活得寫意？」

大地終年迷漫着霧氣，

在那重重的霧氣裏，

人類

在自己建造的社會裏，

被那萬變而又顯貴的金色，

團團迷住了，

迷住在那

永遠是虛偽的交易中，

迷住在那

四面都是金色的美景中。

誰

願是這時代的英雄？  
不受引惑地  
而擺脫這  
金色的虛偽啊！

光明與黑暗，  
是兩個時代擁出來的英雄，  
永遠做着劇烈的鬥爭；  
現在遍地都還佈滿着金色的虛偽，  
說是人間的奇異風氣，  
不如說是人的貪婪心理，  
自願終生  
做着金銀的奴隸！

一九四二年春

---

## 本刊奉酬本期詩歌稿費啓事

本刊停版以來 歷一年有餘，曾先後企求復版，至今  
始克與諸君見面，困難殊多，惟得力於賜稿諸文友之助力  
頗大，茲擬將本期詩歌敬致薄酬，以答雅意，昆明印刷困  
難，成本高昂，且本刊不登廣告而無廣告費收入，售價所  
得尚不敷印本，故稿酬甚薄，敬請原宥，希將最近通訊處  
賜下，以便寄奉爲荷。

華僑書店敬啟

== 60 ==

## 爲本刊革新告作者、讀者 馬揚生

當我們回憶到一年半以前的明出版界那種極端沉寂氣象，和看到眼前依然是這麼蕭條，未必要感到本刊在當時的誕生，是件可喜而又可慰的事；雖然內容是格外的貧乏，紊亂，但有兩項工作值得一提：一是集結當時努力寫作的青年，完全破除門戶之見，共同研究；一是另辟一蹊，以集體創作的方式，準備克服一般理論所謂「集體創作的困難和缺點」，從事一種分工合作的綜合藝術。不料事總與願違，創刊號出了不久，同伴中有五分鐘度也不能維持的，而主要的有些還認爲刊物是最能名利雙收的登龍術；爲了不使本刊爲人利用。所以有過一些人事問題。中國人最愛名聲，猶愛虛名，似乎不餓。經過了五個月後，我們好容易的出版了二三期的合刊，篇幅增加了一倍有餘，然而真正集體而創作的東西已沒有了，所登出來的又是那麼幼稚無力，與我們原來的計劃，已經有相當距離，這種局面不是東奔西跑爲本刊的實現者所願看到的，

有許多作者和讀者愛護本刊，並給予極寶貴的指示。但同時也有許多有意破壞，並造成本刊種種困難的。這證明了本刊已有不小的影響，且顯露光明與黑暗絕對勢不兩立。到今天，我們將伸出赤誠伸出雙手，投向光明。并向愛護本刊的作者，讀者致敬。

本刊革新完全基於過去陣容的不齊，以及稿件取捨欠嚴格，編排凌亂，需要通盤改革；今後將以較爲謹慎的姿態向廣大的作者，讀者領教，我們絕對的維持門戶公開，絲毫不憑感情用事，更其不存作家派系之見。我們的目的，全在從事文藝創作，而不容少數人將本刊把持；我們更不願再使篇幅近於浪費，也決不願使作者和讀者，認本刊爲名流高貴的園地。本刊尚未有編委會聘請，但許多朋友願意盡義務幫忙，比如投稿，看稿，……都是很穩得的。我愧自身無能，在海外文壇上鬼混了幾年而尚無頭緒

，返國以來，與國內作家頗少接觸，同時不聞內幕，曾先後碰釘；而「文八相輕」的風氣，更令人難以應付，其實這種自私的心理，似乎難怪，我希望以後給予較多的指示和鼓勵，而少以輕視，較為恰當些。

至於本刊的編排和每期的內容，也順便可以在這裏告訴作者和讀者。因為運輸困難，印刷材料價格飛漲，並且補充不易，在編排企求簡便為宜，而決定部一律改為橫排，近乎書版排法，以節省材料之消耗，及求時間之經濟，形式上又可求其整齊；另一方面覺得文藝創作刊物，並不如別種刊物一樣要計較到時間性，主要在於創作價值的具備，為了使讀者易於保存，而印三十二開本，盡量使之成為單行本化之雜誌。因此，內容也在這些條件下，決定每期文字體裁部求一律，例如革新第一號是「詩歌特輯」，第二號準備出版「散文特輯」，這似乎有了私人的計劃，但也一樣可以求得創作的效率。況且現在出版的文藝綜合性刊物，內容近於繁雜，稿件取捨很難得平衡，也無標準，主編者，除非還有編委，不然雖是萬能，也難得滿意，門門精通的；我們這樣的把文字體裁分期刊登，看稿就可讓熟練該門的朋友負責，然後再經過最後的決定，這樣可以收到一些了。

這一期的詩歌特輯中所刊登的作品，不必在這裏多作介紹，只是應該特別感謝的，是常克和雷石礪諸兄為這特輯拉稿所盡的幫忙，却給予刊革新，以頗大的推動力量。

在經處拉於寫詩的朋友看過後，我再把這期的稿件，細心的看過一次自然還有缺點，以後將繼續的求其充實。

印刷困難曾予本刊極大挫折，本期能與作者和讀者見面，是由於華僑書店的允許替我們發行這個能力微弱的刊物，今後可不再遭受停刊苦痛了吧。

下期擬出「散文特輯」，我們特別歡迎五千字以內的散文作品，請愛護本刊的作者和讀者，伸出雙手來共同栽培這朵小花。

六月三十日昆明

## 本刊「散文特輯」徵稿啓事

本刊革新第二號擬出「散文特輯」，第三號擬出「小說特輯」茲公開徵求佳稿，希望各地文友予以援助。

(一)性質：暫以散文及小說爲限，如有其他性質稿件，當另編入以後各期。

(二)字數：每篇以五千字以內爲佳，特殊佳作例外。

(三)譯稿：能附原文最爲佳，否則請註明原文作者，登載書刊，出版日期，并請略述作者履歷。

(四)退稿：請預先聲明，并請註明原稿不則，稿收到後，如無特別事故，均不作覆。

(五)稿酬：來稿一經刊登，敬致每篇酬金，並奉贈該期本刊一冊。

(六)期限：來稿請於十一月月底前寄到。

(七)賜稿：請掛號直寄昆明郵政信箱一四四號，切勿寄私人轉交，以免耽誤，

雲南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滇審字

集體創作

△革新第一號△  
(詩歌特輯)

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出版

集稿者：馬揚生

印刷者：開智印刷公司

發行者：華僑書店

昆明華山南路

預定

刊已呈請登記  
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時代文叢出版預告

華僑書店發行

碧野：

春天的故事

(散文集)

力揚：

我底手

(新詩)

李蕨：

塔哈河

(短篇翻譯小說)

〔書均在印刷中〕

### 店批發簡章

批購書刊，請先匯寄零款。

郵局匯票，以免遺失。

在一百本以內者八折優待，百本以上者七五折優待。

可代辦，折扣另定之。

批購者負責。

本店自動寄發試銷者外，一經發出，概不退

本期售 54.50